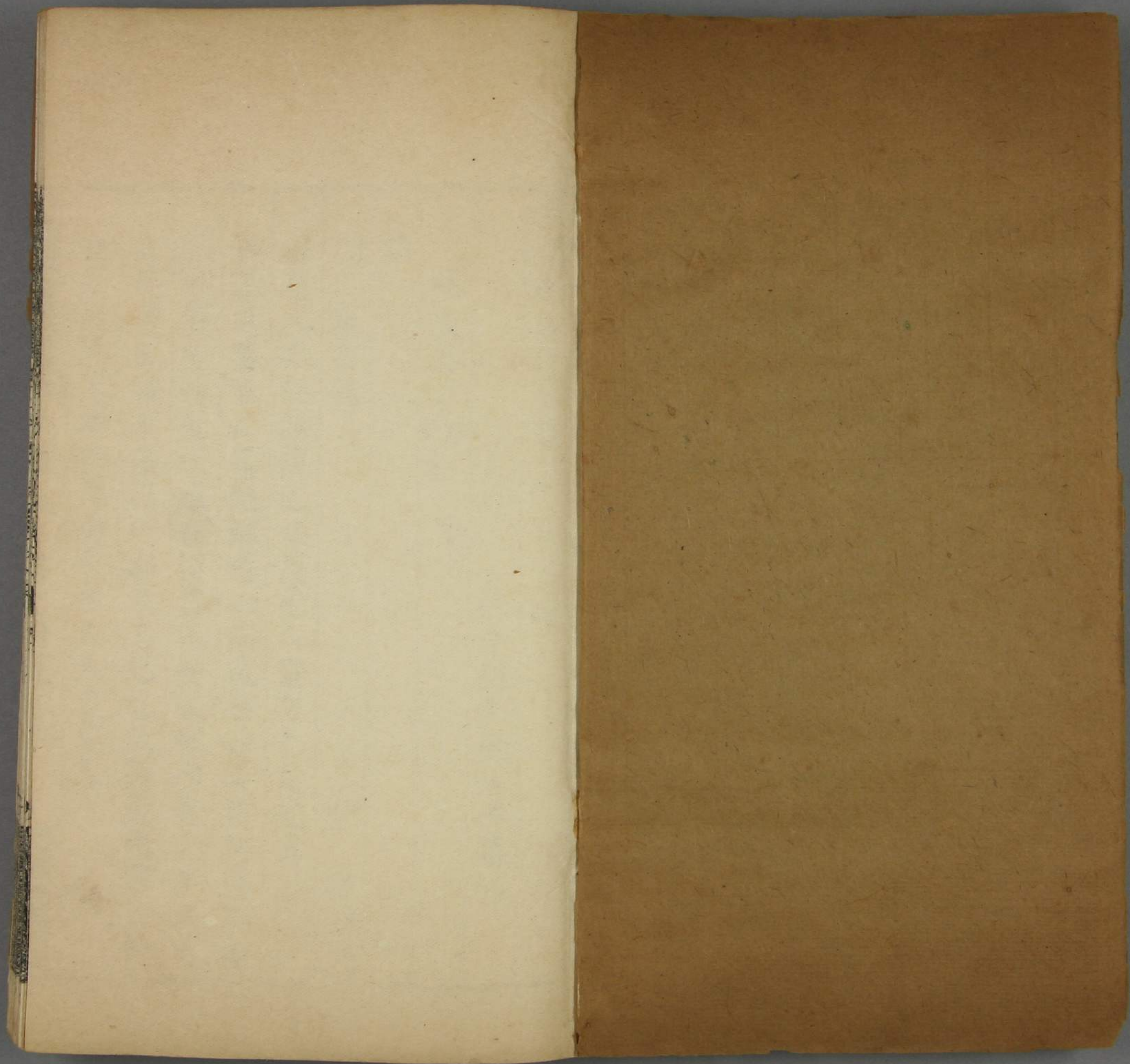


ル 5
3141
6





門 儿 5
號 3141
卷 6

汲縣志卷之十四

邑令錫山徐汝瓚纂修

藝文志下

附錄

詩

銘

漢 座右銘

崔 瑗 汲令

無道人之短無說己之長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世
譽不足慕唯仁為紀綱隱心而後動謗議庸何傷無使
名過實守愚聖所臧在涅貴不淄曖曖内含光柔弱生
之徒老氏誠剛彊行行鄙夫志悠悠故難量慎言節飲
食知足勝不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

詩

殷

麥秀歌

箕子

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
麥秀
漸漸木黍油油彼狡童兮不我好仇

晉

贈汲郡太守八章

陸雲

於穆皇晉豪彥實蕃天罔振維有聖貞觀鳴鳥在林
駿即閑萃彼浚又時亮庶官

抑抑奚生天篤其淳芳穎蘭揮瓊光玉振沉幾照物妙
思考神思我善問觀德古人

善問伊何惠音孔韶肇允衡門翻飛宰朝肅雍芳林

四

落日懸桑榆

悲天地

比干墓

孟郊

殷辛帝天下厭為天下尊乾綱既一斷賢愚無二門
佞是福身本忠是喪已源饑虎不食子人無骨肉恩日影
不入地下埋冤死魂有骨不為土應作直木根今來過
此鄉下馬弔此墳靜念君臣間有道誰敢論

送人過衛州

楊巨源

憶昔征南府內遊君家東閣最淹留縱橫聯句長侵夜
次第看花直到秋論舊舉盃先下淚傷離流水更登樓
相思前路幾回首滿眼青山過衛州

宋 比干墓

邵雍

精誠皎於日發出為忠辭方寸已盡破獨夫猶不知高
墳臨大道老木無柔枝千古瞻遺像翻為謔子嗤

衛南

黃庭堅

今年畚鍤棄春耕折葦枯荷繞壞城白鳥自多人自少
汙泥終濁水終清沙場旗鼓千人集漁戶風烟一笛橫
唯有鳴鴟古祠柏對人猶是向時情

箕子

王十朋

諫君不聽念君深被髮佯狂自鼓琴千載共傳箕子操
一時難悟狡童心

比干

王十朋

諫君不聽合亡身豈忍求生却害仁不向天庭剖心死
安知心異世間人

石碣

王十朋

人情誰忍棄天倫公獨能將義滅親何情一時誅賊子
不妨千古作純臣

元 衛水

魏恒

上國風帆快轉輪
石林香露護神居
龍吟別浦泉聲細
鳥拂空潭樹影虛
蹴踘誰家春競賞
琅玕千畝翠堪書
繡衣已覺清寒甚
休遣風霜到隼旗

衛源懷歸

陳

祐

衛源路總管

功名場上日奔忙
北去南來十五霜
海嶽厚恩慙未報
尊鱸佳興偶難忘
一身自覺妨賢路
萬事宜收入醉鄉
塵土滿纓思一濯
蘇門山下有滄浪

汲城懷古

王

惲

尚文祠荒草滿扉
五城猶在陣圖圍
飛梁水落橫霜瀨
石馬門空半夕暉
竹簡有光陵寢破
山川良是昔人非
臨風笑煞安馨事
日著虛名博禍機

牧野留別

王

惲

野人川浴振裳衣
况接恩波沐鳳池
莫訝出門何刺刺
須知去國自遲遲
河橋飲饒無千騎
文物聲名又一時
有淚不揮離別際
西風空送雁行悲

蒼峪山三首

王

惲

四山遮盡外來風
草戶人家不覺冬
獨立蒼崖重回首
地形渾似入居庸
山神說是宰公身
野老年來話本因
採玉得仙俱恍惚
至今功利及斯民

九龍分部中天雨何處癡蟠睡不開一勾鳳凰臺下水
有時風雨洗天來

蒼水

萬山忽斷兩崖開中有蒼河自北來行出山門俱不見
王龍翻作地中雷

香泉

滴乳巖前挂瀑流青林飛灑動高秋玉龍躍入青冥去
堆疊蒼烟萬壑愁

太公泉

縈紆一水蟠溪澗野叟何知說太公壇下古碑堪晤語

龍從悲臺倚寺西空山猶在舊禪扉老猿呼月蒼烟暝

曾伴山僧夜半歸

絕磴穿雲老蘚荒捫蘿行到贊公房寶香冷徹華嚴蓋
坐落猶誇夜月光

六度寺三首

王惲

荒村到寺纔三里古屋懸崖廢幾間從此重經題品濕
衛人方識有壇山

聖泉流潤過南村共說來年雨水勻山若有靈能假三
六花先歷隴頭塵

枝撐佛宇老風烟歲月仍題聖歷年零落亂山終悵望

捫蘿應見入香泉

明

汲城懷古

劉咸

鄴城牧野古朝歌
榛莽其如舊跡何
君子村邊寒色暝
太公臺畔月明多
山從蒼峪迎嵩嶽
水自蘇門達衛河
拜謁比干祠墓罷
令人又復憶駘它

比干墓

彭時

萬古乾坤八尺墳
當年一死為忠君
謾勞異代加封盜
正恐英魂不忍聞

周敬吾招飲迎薰樓敘別兼以比干廟記見託

蕭良有

赤日驅車衛水濱
登臨暫得藉殷勤
望之經術應慚我
公瑾交情一醉君
座上論心看舊雨
樓頭解慍有南薰
臨岐不盡懷忠意
回首孤城已夕曛

南子墓

蕭良有

讀書兼問俗久喜是芳鄰
具眼見夫子其心豈婦人宮
中間役史夜漏續前麟
原無傾城意遺骸瘞壯鬪

謁比干廟

唐順之

下馬登邱壘叢林曲隧通
碑因元魏樹地是有周封酒
散荒池上人行秀麥中
故宮無可問徒此對松風

國朝

謁殷太師墓二首

孫奇逢

寂歷空山沒骨深
二千年後一孤吟
乾坤不晦純忠色
日月雙懸七竅心

漫云八百興周武
殷有三仁殷未止
欲讀殘碑聊解鬱
攜將山蕨代蒸嘗

初秋雨後登望京樓觀稼

胡蔚先

新秋爽氣拂層樓
喜雨攜樽到上頭
桑柘千村烟裡見
黍苗萬頃望中收
士歸彬彬聞絃誦
民化敦龐起楚謳
笑倚石欄舒醉眼
五雲深處是皇州

望京樓

趙昕

京華凝北望
感逐亂雲生
歌舞昔曾盛
興亡時已更
嗚呼王粲賦
獨抱庾公情
徙倚煙嵐裡
惟聞野鳥鳴

客衛源登望京樓

魏一鰲

蕭騷客裡過
端陽強去登
臨心倍傷疑
望燕京千里目
愁臨衛水九
迴腸故宮荊
棘烟沙亂勝
國樓臺草木荒
為問當年誦
舞處松風哀
嘯日昏黃

秋思

祝世拯

薄暮仍登眺
風光迥不倫
浚郊寒汲塚
泉水澹蘓門
野曠秋無際
雲低天有根
淒淒烟樹外
山色映十村

居西山

祝世拯

作客十年餘，諳盡異鄉苦。身經亂離後，早已樂土自。
我來此山未識誰，為主星日競光華。坐想成今古，此中
草木繁良楛。各殊伍貞松，寒逾勁妖花。夜乃吐獨活，怒
當風衆草迎風舞。靜觀恬人意，敬對不敢侮。

過衛

彭始奮

登樓遙望舊朝歌，故國悲涼可奈何。北向太行春色遠，
西看上黨暮雲多。狐嘶茂草襄王墓，雀噪寒花邵子窩。
便向蘓門身欲隱，山顛何處覓公和。

過衛懷蘇環中

彭而述

漢陽城外倒離樽，君去黃州我百門。今日朝歌正憶汝，
蕭疎病葉滿淇園。

望京樓六首

存二

許作梅

新鄉人

猶有秦宮在，十年客淚收。龍飛何處宿，春盡不知遊。
繡閣晴雲覆，屏山怪石留。長林角巾者，乘興亦登樓。
獨上看黃屋，何堪遠色來。一溝衛水曲，萬點蘇門開。
有盡山河眼，無窮歌舞懷。依依春苑裏，宮樹影徘徊。

殷太師墓和韻四首

王紫綬

輝縣人

聖代褒忠遠，殷墟馬鬣存。瓦餘蒼鼠跡，石老碧苔痕。
日月懸碑字，松楸冷廟門。英靈知未散，不必賦招魂。
王孫何處弔芳草，更淒淒牧野仍芻糗。盟津尚鼓鼙雲

興蒼白狗雨幻雌雄竟無復朝歌舊春來鷓又啼
公侯多少墓凜凜氣猶生草覆前朝字鐘傳別寺聲何
年經海淺幾處記河清禾黍人間換無須慟舊京
北風飛獵馬玉勒為誰驕七竅三仁定百靈五夜朝晴
天雲慘慘長日樹蕭蕭甲子年來改商周恨已消

望京樓四首

王紫綬

雲裡峻嶒百尺樓當時帝子望神州月明宮井無人跡
螢火空流滿院秋

宮中燈火接西山猶記王孫夜獵還歌舞不知何處去
年年春燕語梁間

錦帆南下盡宮粧高髻相傳尚此方一望落霞秋水在
好憑層閣記滕王

旭日觚稜影尚重犄犄牛鐸響崇墉靈光不有王延壽
遺構誰知是魯恭

蘇李二進士載酒偕登望京樓

王紫綬

矚廢有同嗟躋勝無緩步望京人已非望京樓如故金
臺散白雲丹闕隱元霧望京不可見第見西山墓樵柯
響古松獵網守鳧兔景物一以遷芳草沒歸路陽阪萎
朱華陰崖被積素感子興有餘中厨歛以具敝裘納續
風飛觥急薄暮檐欹列星垂櫺疏飄鐘度去去難久留

鬼火蒸枯樹

同王翰林登望京樓

蘇文樞 邑人

巋然路宮樓昔曾一登步耳目幾春秋憑弔已非故白日望高天離迷西山霧王孫去曷歸魂氣依陵墓曉夜集飛鳥陰雨穴走兔荆棘瓦礫連悲哉舊輦路太史共城來良晤懽平素昔憶同門友敢為鷄黍具趨陪有同心攀躋日已暮流觴未能下星月懷中度還思武陵吐佳氣繞雲樹

秋澗書聲

孟玠

秋郊秋色住雲根一帶寒潭是古村韋絕蘭枝誰誦讀書灘鳥跡自朝昏雲翻石浪迷花徑翠繡苔痕砌草門天為才人留勝地溪山剖出一乾坤

霖落香泉

孟玠

嵐光飛映山之泉香藹雲壇地自偏鉢接金燈千嶺碧門留玉帶萬年傳翻經法雨添新溜說偈寒山伴老禪林鶴如吟招隱賦買山誰入洞中天

季秋日暮過社門懷故友李中節 任宅心 邑人

日夕過城隅惆悵悲歌久風蕭山鳥亂秋寒暮雲走落
落晚星疎淒淒猿鳴吼只堪影自憐相思誰握手檢韻
無廢和談心憶共酒夜來無明月何處覓良友

夏日白雲閣讌集

趙坦 邑人

白雲深處共盤桓
晉塵頻揮擬謝安
舊雨催花香細細
新詩和酒韵珊珊
常懷河朔諸賢飲
豈讓平原十日歡
醉卧脫凡呼不醒
幾迴疑是過邯鄲

題宋母節

李煜

堅珉絕縑繡勁質凌
歲寒婦道視臣節
守貞良獨難倬哉
宋氏母冰操何鬱
盤臨穴非所憚承
家苦漫漫上嗟垂
白老俯視負牀單
龜勉趨辰夕強教
兼悅安姑無亡子
戚嗣作士林冠天
意眷完德王章重
錫盤遙遙柏舟志
終古耦青翰

送六弟杰士歸衛源

景考祥 邑人

久聚難為別何堪
骨肉親天涯餘涕
泪門外是風塵殘
月憐孤影歸鴻悵
遠津兩年羈客伴
獨作故鄉人

送衛源楊叅軍回署

景考祥

叱牛呼馬總襟裾
何事才高遇轉疎
宦興直教悲賈傅
文名誰復薦相如
寒來北塞驅官道
雪照西山別帝居
把酒不須頻惜別
鄉人翹首望征車

過里門晤諸親友

景考祥

三月鶯花認舊隣
桃開不似昔年春
諸親爭看黃塵客
十載同為華髮人
僮僕裁荒烹石蕨
田園耕輟長山秦

明朝早作河干別老大離鄉又一頻

衛源懷古

于大猷

江南金壇人

矚彼崔巍最上頭望京樓畔幾經秋
兩河年少慙無忌一代歌殘笑莫愁
忙裡往來如磨蟻閒中日月付沙鷗
踈星寒笛橫南浦故老能言舊衛州

當年桐葉本無功潞國分封侈郡中
下里脂膏成玉宇驕藩絃管醉春風
潢池盜弄寒燐碧荆棘凋殘墊柿紅
今日太平宵不警豆棚相對白頭翁

題景履齋同年風木圖

吳

襄

江南青陽人

大河南北雲樹稠涼颼接地何颼颼
羈人聞之易悵觸

一聲到耳生千憂孝子思親仍孺子
恨長將與終天休仰首昊蒼空浩渺
欲報之德嗟無由執粟負米悲莫逮
誓表宮闕光松楸飲血茹荼百盤錯
昂昂玉立驚朋儔禁草手揮仙露濕
霜驄蹄踏闔雲秋高捧恩綸天北
極遙宣聖澤海東頭筋力願因臣子
竭脂膏寧為身家謀報國顯親兩無
忝明發不寐心綢繆颼母扇風撼大
樹九原根在唾蟬蛸吁嗟乎疾風驟
雨天易定春暉寸草恩難酬丈夫立
身有本末誰甘漂泊乘虛舟百泉活
活隨地湧脉絡何處通邗溝水源木
本終耿耿春霜秋露長悠悠百年心
事托圖畫尺幅風烟萬種愁相

君看間色精悍軒軒霞氣凌滄洲日馭行看迴榆景雲
蹤未許依蒿邱隴枝不禁颺風起華表曾招老鶴留四
方行役亦人子有祿失養夫何尤直待功成栖丙舍酒
醴秬鬯羅彛自麗牲之碑蠹宰木鷄豚備設還椎牛

附錄

賦聽歌賦 應魏王教作

謝 偃

君王以政隙務閑披翫餘日闢華軒以遐想臨風庭而
自逸於是屏青編收縹帙息柔翰翰雅瑟情廓志遠慮
靜神謐於時日下梧宮陰清竹殿鮮雲始發光風初扇
餘霞未斂殘虹猶見玉聲既陳蘭肴乃薦登龍閣而聘

目臨曲池而游盼於是徵趙女命齊倡動瓊珮出蘭房
橫寶釵而耀首靚鉛華而飾粧低翠蛾而斂色睇橫波
而流光聲欲申而含態氣未理而騰芳乍連延以爛熳
時頓挫而抑揚始析宮以合徵終分角而和商掩餘韻
於雕扇散輕塵於畫梁若夫振幽蘭飛激楚俯仰艷逸
顧盼容與其繁會也類春禽振響而流變其微引也若
秋蟬輕吟而曳緒似將絕而更連疑欲止而復舉短不
可續長不可去延曼曼舒縱有所聽之者慮蕩而憂
忘聞之者意悅而情舒歌未終君王乃喟然歎曰夫樂
者所以通神明節情發和天地調風俗觀往代之遺風

覽前賢之執躅莫不治亂斯在興亡攸屬是故聖人以
為深誠君子以之自勗於是放鄭衛引鄒枚臨廣苑涉
崇臺肆東平之樂包天下之才盛矣美矣優哉游哉

觀舞賦

應魏王教作

謝 偃

惟欽明之昌運應靈圖而嗣錄紐三代之離術正千齡
之差朔可以治定制禮可以成功變樂實磐石之攸寄
固維城之斯屬欣微生之多幸濫高選於名藩列通籍
之渥惠承置醴之殊恩晨曳裾於東閣夕侍晏於西園
於時霜氣斂霽夜景澄輝三徽層臺煙銷連閣流月

以照耀間星文而

於是羅薦周設黼帳高舒露凝珠網風清玉除燭浮輝
於緹幕燈籠光於綺疏爾乃咀哇聲揚激徵金石奏絳
桐理奇調間發新聲互起促宴洽而忘疲歡情暢而未
已於是燕餘齊列絳樹分行曳綃裾兮拖瑤珮簪羽釵
兮珥明璫擢纖魯以孤立若卷旌之未揚紆修袂而將
舉似驚鴻之欲翔退不失倫進不踰曲留而不滯急而
不促絃無差袖聲必應足香散飛巾光流轉玉若乃巴
姬並進鄭媛俱前對席齊舉分庭共旋乍差池以驚接
又颯沓而鳧連止有餘態動無遺妍似兩艷之同發類
雙花之偶鮮進止合度俯仰若一節緩則顧遲唱速則

迴疾殊姿異制不可殫悉若夫金翠的鑠絳綺參差方
趨應矩圓步中規飛鈿雪落頰髮雲垂舒頰飛霞曳清
漢屈若垂柳繁華池既而曲變終雅奏關清角止流商
絕頓華履以自持整文桂而竚節始綽約而迴步乃遷
延而就列於是君王悠然懷古怡然自適遷思迴慮弛
懸改夕揖搗藻之賓引良談之客然後討覈八使詆訶
六籍語妙則衆絕希夷論遠則喻窮開闢議先哲之往
軌考前王之餘迹方欲草登封之頌勒雲亭之石與日
月而齊明同天地之不易

惟皇誠德賦

謝偃

其序大畧言治忘亂安忘危逸忘勞得忘失四者人主
莫不然是以聖人建宮室則思前王所以亡朝萬國則
思已之所以尊循府庫則思今之所以得視功臣則思
輔佐之始見名將則思用力之初如此則人無易心天
下何患不化哉且行之衰弊暮失之桀紂豈異人哉蓋
規帝成功而自處至難云

舊史節錄賦語 慮失者常得懷安者必危是以戰戰
兢兢言謹一日守約守儉去奢去逸惟賢是授惟民斯
恤則四皇不日五六帝不足七若夫忠良是棄諂佞斯
獎則夏桀可一般辛易兩

全賦失考茲據本傳
知玉海所載附此

詞譜卷之二十四

賀鑄

淡妝多態更滴滴頻迴盼
便認得琴心先許欲結合
歡雙帶記畫堂風月逢迎
輕舉淺笑嬌無奈待翡翠屏
開芙蓉帳掩羞把香羅暗解
自過了燒燈都不見路
青挑菜幾回憑雙燕下
寧深意往來却恨重簾
時再正春濃酒困人閑
畫水無聊賴厭厭睡起猶有花
梢日在

青玉案

賀鑄

凌波不過橫塘路
但目送芳塵去
錦瑟年華誰與度
月臺花榭瑣意朱戶
惟有春知處
碧雲冉冉
蘊華春暮

筆新題斷腸句試問閑愁都幾許
一川烟草滿城風絮

梅子黃時雨

中吳紀聞云鑄有小集在姑蘇盤門之內
十餘里地名橫塘方回往來其間作此詞

後山谷有詩云解道江南腸斷句只今惟有賀方回其
為前輩推重如此潘子真云寇萊公詩杜鵑啼處血
成花梅子黃時雨如霧世推方回所作
梅子黃時雨為絕唱蓋用萊公語也

柳色黃

賀鑄

薄雨催寒斜照弄晴春意空濶
長亭柳色纔黃遠客一
枝先折烟橫木際映帶幾點歸鴉
東風消盡龍沙雪還
記出門時一作關來恰而今時節
將發畫樓芳酒紅淚清
歌頓一作便成輕別已是經年杳杳音塵都絕
欲知方寸
共有幾許清愁芭蕉不展丁香結
枉望斷天涯兩厭厭

風月能改齋漫錄方回卷一姝別久姝寄詩云獨倚危欄淚滿襟小園春色懶追尋深恩縱似丁香結難展芭蕉一寸心賀因所寄詩遂成此調

清平樂

賀鑄

小桃初謝雙燕還來也記得年時寒食下紫陌青門遊
台楚城滿日春華可堪遊子思家惟有夜來歸夢不
知身在天涯

望湘人

賀鑄

歌鶯聲到枕花氣動薰醉魂愁夢相半被惜餘熏帶驚
刺眼幾許傷春春晚淚竹痕鮮佩蘭香老湘天濃暖記
小江風月佳時屢約非烟游伴須言鸞絃易斷奈雲

和再鼓曲終人遠認羅襪無踪舊處弄波清淺青翰棹
艤白蘋洲畔儘目臨臯飛觀不解寄一字相思幸有歸
來雙燕

踏莎行

賀鑄

急雨收春斜風約水浮紅漲綠魚文起年年遊子惜餘
春春歸不解招遊子留恨城隅關情紙尾闌干長對
西曛倚鴛鴦俱是白頭時江南渭北三千里

憶秦娥

賀鑄

曉朦朧前溪百鳥啼匆匆啼匆匆凌波人去拜月樓空
舊年今日東門東鮮妝輝映桃花紅桃花紅吹開吹

落一任東風

又柔

賀鑄

著春衫玉鞭鞭馬南城南南城南柔柔細草留住金銜
粉蛾采葉供親蠶蠶饑畧許攜纖纖攜纖纖前裙淇
上更待初三

感皇恩

賀鑄

蘭葦滿汀洲游絲橫路羅襪塵生步迴顧整髮顰黛脉
脉多情難訴細風吹柳絮人南渡回首舊游山無重
數花底深朱戶何處半黃梅子向晚一簾疎雨斷魂分
付與春歸去

思越人

賀鑄

重過闌門萬事非同來何事不同歸梧桐半死清霜後
頭白鴛鴦失伴飛原上草露初晞舊栖新壘兩依依
空牀卧聽南窓雨誰復挑燈夜補衣

好女兒

賀鑄

車馬匆匆會國門東信人間自古消魂處指紅塵北道
碧波南浦黃葉西風堠館娟娟新月從今夜與誰同
想深閨獨守空牀思但頻占鏡鵲悔分釵燕長望書鴻

浣溪沙

賀鑄

鸚鵡無言理翠衿杏花零落畫陰陰畫橋流水一篙深

芳徑與誰同鬪草繡牀終日罷拈針小箋香管寫春

心

又

賀鑄

烟柳春梢蘸暈黃井欄風綽小桃香覺時簾幙又斜陽
望處定無千里月新來能有幾回腸少年禁取恁淒

涼

又

賀鑄

秋水斜陽遶綠陰平山隱隱隔橫林幾家村落幾聲砧
記得西樓凝醉眼昔年風物似而今只無人與共登

臨

山花子

彈箏

賀鑄

錦鞦朱絃瑟瑟微玉纖新掃鳳雙飛縹緲燭烟花幕暗
就更衣 約畧整鬟釵影動 遲回顧步珮聲微婉是春
風蝴蝶舞帶香歸

惜雙雙

賀鑄

皎鏡平湖三十里碧玉山一圍四際蓮蕩香風裏絲鴛鴦
覺雙飛起 明月多情隨舵尾偏照空牀翠被回首笙
歌地醉更衣處長相記

厭金盃

賀鑄

風軟香遲花溼漏短可憐 宵畫堂春半碧紗窻影卷幃

蠟燈紅鴛枕畔密寫烏絲一段採蘋溪晚拾翠沙空
儘愁倚夢雲飛觀木蘭艇子幾日渡江來心目斷桃葉
青山隔岸

下水船

賀鑄

芳草青門路還拂京塵直去回想當年離聲送君南浦
愁幾許樽酒留連薄暮空卷津樓烟雨凭欄語草草
蘅皋賦分首驚鴻不駐火紅橋難尋弄波微步謾疑
佇莫怨無情流水明日出舟何處

踏莎行

荷花

賀鑄

楊柳回塘鴛鴦別浦綠漲斷開舟路無蜂蝶慕
照迎潮行雲帶雨依依似與

香紅衣脫盡芳心苦
騷人語當年不肯嫁東風

定風波

桃

賀鑄

牆上天桃軟軟紅巧垂垂
絮入簾櫳自是芳心貪結子
翻使惜花人恨五更風
露萼鮮濃妝臉靚相映隔年
情事此門中粉面不知何處在無奈武陵流水卷春空

鶴冲天

賀鑄

藜藜鼓動花外沉殘漏
日萬枝燈還清晝廣陌衣香
度飛蓋影相先後個處猶
回首錦坊西去期約武陵溪
口當時早恨歡難偶可堪流
浪遠分攜久小畹蘭英

在輕付與何人手不似長亭柳舞風眠雨伴我一春銷瘦

清平樂

賀鑄

陰晴未定薄日烘雲影臨水朱門花一徑渡口鳥啼人靜
厭厭幾許春情可憐老去蘭成看取鑷殘雙鬢不隨芳草重生

木蘭花

賀鑄

銀簧雁柱香檀撥鏤板三聲催細抹舞腰輕怯絳綰長羞按築毬花十八東城柳岸匆匆發畫舫一篙烟水濶可憐單枕欲眠時還見尊前夜月

李夫人畫蘭歌

王惲

清閨堂深不知暑瑤草佳期夢元圃孫郎笑折紫蘭來素影盈盈映修渚李夫人澹丰容天然與蘭相始終刻藤一筆作九畹落墨不減江南工芳姿元與九卉異擘擘况是湘纍藜離騷不復作遺恨千古沉幽宮君看此花有深意似寫靈均幽思悲回風君家大雅堂文彩東野翁併入滌澹經營中秋風拂簾秋日長芳霏霏兮祀崇光淡粧相對有餘韻畫欄桂子空秋香淡軒托物明孤潔五十年來抱霜節一回知色相皆空寂妙得於心聊白適仿佛湘娥倚暮花並興陵廟前江水碧生平佩服真

賞音升聞紫庭非素心
嗷起謫仙搖醉筆為翻新曲瀉
瑤琴

午憇陽城北龍泉寺 王 惲

倦客鞭催急龍泉一解鞍
杜家貧亦好行路古來難
寺古松杉老山空水石寒
萬山亭廢久重拂斷碑看

西苑懷古和劉懷州 王 惲

彩鳳簫聲徹曉聞宮墻烟
地接龍津月邊橫吹非清夜
鏡裏瓊華總好春行殿基在
焦作土踏錐舞歇草留裊
野花豈解興亡恨猶學宮妝
二色勻

汝縣志卷之十四終

舊序

國有吏郡縣有志志也者盡一方之形勝事蹟而記載之
蓋備輶軒採擇所以佐國史而垂不朽者也志之為義顧
不重哉汝舊無志歷年久事多闕遺大畧附於府志甲戌
春會有修輯之檄府志成汝令吳君亦以其邑志告竣而
請序於予予曰邑志令事也予何序雖然令亦知夫志之
所以修乎一邑之內土田之有肥磽也戶口之有盈縮也
人物之有盛衰也民風俗習之有淳漓災祥徵應之有休
咎也至不齊也莫不於志詳之固也官斯土者恭承
簡命受牧於茲其亦思土田之如何而能漸底膏腴乎戶

口之如何而能生齒日繁乎人物之如何而能雲蒸豹變乎民風俗習必如何而返朴還淳災祥徵應又必如何而轉禍為福乎樽節愛養夙夜冰兢上以仰答

聖朝拔擢之恩下以馴致羣黎太平之象修其志者修其職也未有職不修而可以言志也志之為義其在是歟知不特辨魯魚正亥豕粉飾詞華侈一時之觀覽也令曰敬聞命予於是搗筆而綴諸篇端為汲令言也抑不僅為汲令勉也若夫因革之原委今昔之同異則固已有縷悉之者茲不復贅時康熙歲次丁丑仲春之吉知河南衛輝府事西蜀胡蔚先撰

汝州志也由來尚矣其分野賦物之

物產之豐蓄風俗人才之醇清盛衰氣運事物之災

不班班可考而官斯土者之姓名治績亦附見

以侈覽艷稱述已哉要使後之為令者三復

盡厥職耳先是衛之六屬外五邑皆有志獨汲無

之闕畧莫此為甚今

德威不布遐荒海外悉歸版圖乃纂修夫一

邑志豈久大則邑志豈可終闕會前大司馬公撫

有纂修省志之舉復檄行諸郡下逮州縣各一

令俟君國瑞謀之明經李君中節暨同學張君廷楹任

高崔生權王生蘊奇纂成一書上之而其事未竟聞公即
移節於黔繼任大中丞顧公因取前所定志稿嚴加刪正
頒發各屬未幾君擢州牧以去此汝志所以垂成而復
止也干將承乏茲土仰見大中丞李公為藩憲時即已
留意於此今復殷殷以採風問俗徵文考獻為事干將急
欲勉為裁定乃汲當要衝公事鞅掌苦無專時一涉筆
而大川者之茫無津涯方歎纂述之難如此而我部
志類公乃能於政事之餘撰成郡志其考稽也詳其採擇
也當真會也毫無遺憾者干將因得奉為準繩焉用是不
敢忘公之德而書之於後以誌其可也

補數百年來闕畧之事歟然干將因之有感矣汝為衛之
首邑固康叔之所封也明德慎罰之訓當日益凜凜焉數
傳而有武公繼之民生其間亦何幸哉楚邱既遷不可問
矣今則地當南北之衝旱澇頻仍民多艱食所幸人心醇
朴獄訟簡少猶有先代之遺風焉然而室家之計重則禮
義之念輕夫子富教之言具在其何道而次第畢舉耶干
將所為撫是編而怒然思皇然愧也因書以為序時康熙
三十六年歲次丁丑仲春穀旦河南衛輝府汲縣知縣潮
陽吳干將撰

舊志脩葺姓氏

知縣佟國瑞吳干將纂脩邑進士奉新知縣李芳辰蔭生
金壇知縣李隣貢生饒州知府李昉舉人邵陽知縣陳起
元貢生宜良知縣蘇獻貢生刑部司務李昕舉人項城教
諭張錦舉人永城教諭侯良弼舉人賈良知李有章李震
宮郭浩較閩貢生李中節采輯貢生張廷楹任嵩生員崔
權王蘊奇訂正

縣志卷之末

邑令錫山徐汝瓚纂修

雜識

志既分門編輯猶有地名人物宜加辨正故老所傳遺
言瑣事頗足采取以及怪誕不經如埤雅齊諧所志為
博覽所不廢者仍諸郡邑志例彙錄一卷以附於後亦
可備危言之一二云

牧野寰宇記在汲近郊三十里新鄉志云稽後漢崔瑗
所築汲城去其邑牧村道里正合牧野即其地此說頗
近似然陳師之處豈止一村或其地寬廣汲新分有之

亦未可定事隔數千載必強求其處以寔之則鑿矣

棘津寰宇記在汲縣南七里說苑云太公行年五十賣食於棘津路史云衛有棘津有賣漿臺水經注棘津故南津也按南津即晉侯伐曹所濟之南河則棘津當在汲矣今太公舊居載汲志而土人所謂棘津舖在胙城禹貢錐指亦謂棘津在胙城縣北寰宇記云在汲縣南者是移河南之津名于河北又廣輿記東光棗強俱載有棘津城傳昭十七年九月丁卯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于維陸渾人弗知庚午遂滅陸渾顧左畚春秋輿圖云陸渾在今河南府嵩縣與汲相去

七百餘里丁卯至庚午僅四日軍行安得如此之速且欲襲人不應迴遠若此据用牲于維則又須涉維汲與維亦遠不相涉大河津濟處非一此棘津當在今河南府之北境而不可考諸說紛紛殊難臆斷姑闕疑可耳君子村新鄉志云在其邑東北由來已久今尚有蘧姓且其祠墓見存新邑則伯玉之為新邑人無疑汲舊志載君子村在府城西北三十里人物中列伯玉名俱承訛襲謬按衛經再遷故地以屬於晉蘧大夫安得復居於此承訛襲謬汲誠有之恐新亦不免也

邶城舊志府城東北一百里又有云在河內者按古紂

城北謂之邳則宜在今濬淇之北謂之河內固非係於
汲亦未的依明一統志在湯陰縣東南三十里為是
衛故城舊志在府城東北六十里按古紂城東謂之衛
以封康叔紂本都朝歌在今濬縣西則衛城宜在濬不
應列汲志

鐵邨左傳衛與鄭戰蒯聩登鐵上望即此明一統志兩
載於開州及汲縣按杜註鐵邨名在戚城南今大名府
開州北有戚城其南為王合里即鐵邨與汲無涉

延津城舊志在府南國策謂之坭津孔穎達曰即延津
也漢建安中曹操遣于禁渡河守延津晉永嘉中郡盜

汲季等破鄴濟自延津南擊兗州城蓋後漢末所築南
臨河津為戍守處一統志延津關在府東南二十五里
即延津城矣按汲縣境東南十五里即胙城界今胙城
併入延津則所謂延津關者應在延津界內不應係汲
枋頭城在淇縣南八里後魏嘗為汲郡治又為古汲縣
置伍城郡見明一統志

淇門鎮舊志城東北五十里唐大順初宋溫冠魏博分
遣其將丁會等渡河取黎陽臨河麗師古等下淇門衛
縣五代梁龍德二年與晉軍夾河相持戴思遠襲陷衛
州又攻陷淇門及其城新鄉等縣九域志汲縣有淇門

鎮元人運道自封邱中樂鎮陸運至淇門明初徐達定中原規取河北自中樂渡河下衛輝至淇門鎮是也按汲縣境東北四十里即濬縣界淇門鎮現屬濬縣亦不應列汲志

避暑洞舊志在府城東四十里淇門鎮全真觀內既係淇門鎮亦不應屬汲境

汲縣古本有河左傳信公二十八年春晉侯將伐曹穀道于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杜註從汲縣南渡出陸南而東是也按胡東樵禹貢錐指河水自孟津縣南逕鞏縣北洛水入焉其北岸則溫縣濟水入焉

汜水滎陽之北其北岸則武陟沁水入焉又東逕河陰滎澤之北其北岸則獲嘉又東逕原武陽武延津胙城之北其北岸則新鄉汲縣又東北至濬縣西南古宿胥口大伾山在其東北其南岸則滑縣此禹初治河東過洛汭至于大伾之所經後歷夏商周及漢晉唐宋河流雖屢遷于濬滑以上要皆經汲縣南胙城縣北金大定二十七年令河京府州縣長貳官給銜並帶河防衛州之汲縣鄉獲嘉皆與則河在汲胙之間猶如故也逮明五年八月河決陽武故堤灌封邱而東乃大改考金章宗明昌五年即宋光宗紹熙五年甲寅是歲河徙

自陽武而東歷封邱長垣等州縣界至壽張注梁山灤
分爲二派北派由北清河入海南派由南清河入淮夫
河匯梁山灤分二派入南北清河雖已先見于熙寧十
年然尋經塞治至是復行其道汲胙之流迺絕東樵推
論及此深慨汲胙化爲平陸而禹迹蕩然無存是汲縣
今雖無河不可不追誌故道以彰神禹舊迹况邑之東
南一望平沙土人猶相傳爲老河身并謂白篙渡劉村
口即其津渡處烏得滅沒而不書爰補列之以備考
沁河故道向在漢堤西自新鄉西入府界東北行與汲
相接故累被沖決之害近聞太行山崖石崩隔斷汲可

無沁河之患矣

前作志者因汲南關有擊磬處北鄉有君子村特列入
聖蹟一篇似孔子寔嘗至于汲者而意有未安則爲之
辭曰夫子周流魯衛過杞存神或至汲或未至汲難以
臆斷不沒其名亦羹墻俎豆之所存嗚呼是何未之深
考也孔子生于魯襄公二十一年當衛獻公二十五年
去文公之遷楚邱在今滑縣幾百年成公之再遷帝邱亦七
十年衛本國河內殷墟之地已久屬于晉矣又五十餘
年衛靈公時而孔子始適衛則孔子之至衛特至帝邱
爲今大名府之開州而非汲也且考古河道經汲南而

東北達于濬淇之間是殷墟之朝歌今淇縣牧地今汲縣皆

在河之北楚邱帝邱乃在河之南史記孔子既不得用

于衛將西見趙簡子至于河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

臨河而嘆曰美哉水洋洋乎止之不濟此命也夫由此

觀之孔子固未渡河何由至汲且惟在帝邱而欲適晉

故當渡河如以汲亦嘗為衛地而謂至衛即至汲則汲

與晉都之絳在今曲沃縣同在河北無復須渡安有不濟之

嘆哉蓋古來名人舊蹟率多附會况以孔子之聖誰無

羹牆俎豆之思而以其嘗至止為幸則因汲嘗為衛地

而謂至衛即至汲也亦宜若援擊磬處君子村為微無

論擊磬一亭明始創典古未嘗有即君子名村由來已

久亦安見非皆出于附會不然村之名既見于汲何復

見于新鄉遽大夫墓明著于大名之長垣何斯村與新

鄉復並有之耶

考明一統志孔子弟子榮旂奚客箴俱魯人甯戚齊人

有墓在萊州府千度州西六十里甯越中牟人又高柴

有墓在沂州西南一百三十里家語云齊人甯武子有墓在

舊曹州西北二十五里遽伯玉有墓在長垣縣南一十

五里疑皆非汲人而舊志列之即一統志內有復載入

衛輝者不敢妄為刪削至荆軻有舊居在淇縣漢向長

為朝歌人南北朝李彪為頓邱衛國人隋華秋為臨河人郎茂為衛國令唐崔珏為衛縣令則尤彰彰可考故竟缺之

太公非汲人其墓在西安前已辯明若太公泉則仍列山川部內據圖志引則是殷溪之訛稱雖經秋澗辯駁而世仍安於傳訛固知鷹揚遺徽人樂攀附即錯謬亦覺增光

頓邱在清豐縣南二十五里明一統志載之甚晰若頓坊則以上一字同人輒疑而一之豈非未嘗徵寔之故邑志古蹟內列銅關按漢晉地理志載有銅關後訛為雙列門自秋澗辯之而世已知其誤矣

宋賀方回學詩于前輩得八句云平澹不流于淺俗奇古不隣于怪僻題咏不窘于物象敘事不病于聲律比興深者通物理用事工者如已出格見於成篇渾然不可鑄氣出於言外浩然不可屈方回守之不失詩遂大為蘓黃輩所推服

金堤或類漢堤秋澗謂蕩而無據是亦滄桑之變也若後因之而築或別建以存其迹秋澗自能考之何至云無據

仙翁山虛名也原無所指而竟以葛氏附之藉非秋澗

核寔安知不疑此山之亦產丹砂動抱朴子棲止之思與

黑麓之悞爲鹿特一字畫之差耳而已滋人疑惑安得不辨

汲水之稱邑人書名者往往借以誌地然秋澗已謂湮而無聞或即舊所傳曲里村之泉用鍋蓋之不令流出者與不然湮之一字何遽輕下而邑人誌地又何不并其名氓之

郡城築自東魏三面皆方正惟西北隅內收形微圓無圭角故老相傳形家言此城行龍自乾亥太行山遷迤而來因歎此以爲導迎且南北二門外一層皆西向亦開門受氣之義先是舊缺東門土人比如甕形西北爲甕口東南爲甕底一以引受一以斂藏風水完固以故有明二百年來遞至嘉靖間科甲聯翩宦望顯赫載在舊乘可考迨潞藩之國拓城南面開東門遂漸至寥落聞其時遣有大蛇數百條向正東騰空而去夫蛇龍象也豈蛇走即氣洩乎

應彬爲汲令圭簿杜宣以夏至日請見彬賜之酒時北壁懸赤弩照杯中形如蛇宣畏惡之然不敢不飲其日即得胸腹痛切病妨損飲食大致羸困攻治萬端不愈

彬聞之坐廳事思惟良久顧見懸弩曰必此也使載宣於故處設酒蛇影仍在杯中因告以故宣頓冰釋病遂并事規風俗通

元王暉母先亡葬於沁曲後十年其父亦亡將合窆焉元堂既闢有二黃蝶飛出已而母柩蓋珠露凝綴晶明煥爛駢羅角結若寶幢瓔珞之狀且清香襲人移刻乃踰觀者莫不異之事載秋湖集

嘉靖十八年陶仲文隨帝南巡次衛輝有旋風繞駕帝問此何祥也對曰主火是夕行宮果火宮人死者其眾帝益異之事見明史佞倖傳

石駝駝在城西十里餘申貴莊相傳先有駱駝至夜半出食田禾居民窺其踪跡果見雙駝在隴畝間奔騰飽食恍具俯仰莫禁之狀因共逐之駝走至庄東北隅潛入地僅露身之半俯首而卧諦視之乃石也其一為追者擊碎究亦不知其所自來或云庄前向有古塚石駝駝蓋其中物也迄今尚存人即以名其地

神頭塔頂在城西北三十里許香泉寺之南相傳有黑驢負海外塔置寺中高峻宏大周圍皆砌以磚磚各鑄一佛像空洞無階級可升在內仰視直見天日蓋闕頂也一日黑驢又負塔頂奔送於寺遠為土人所見遂撒

之山坡驢亦旋不見至今塔在香泉寺頂在神頭莊不能合莊因以名

城北六七里有岡曰白土岡太行支脉伏而再起寔汲邑來龍不可傷損顧岡出白土邑貧人恒掘取貨之以資生前當事雖曾示禁而利之所在竟未能止日久遂成坑坎多而且深匪人往往借以匿跡乾隆六年盜首雙全即自其中獲得議者謂此上須建閣置廟令僧主持以禁挑挖則培土脉塞盜窟一舉兩得矣但工大費鉅莫能舉其事僅存此說以待將來

西樓兆村有槐樹一株枝幹蒼古周圍約四五丈許中空可容人止旁新生一枝青蔥鬱勃又捩然成一大樹其老枝舊幹雖斷餘幾殘然仍歷久不朽相傳為唐尉遲公掛鏡處又德勝關亦有古槐樹東北上樂村亦有古酸棗樹皆數千百年物若旁無襟樹比立亭亭特出于曠野間者則南鄉楊大中之東有孤楊樹每至伏秋綠蔭繁茂前後籠罩百餘步往來行人愛其清涼多憩息于此有韓姓夫婦素窮困無以自給屢向樹叩拜哀禱見者嗤其愚一日忽於樹下拾白金數兩家漸裕樹古而有靈亦異事也

御史毛麟之居城北毛家樓少勤學每五鼓即起就塾

於鄰村一日遇群盜方據地分贓見麟之恐事洩欲刃之一盜忽戲曰能作詩便當救汝麟之隨口占一絕語寓規諷群盜竟釋之且感其言化為良民及麟之登進士桑梓稱賀忽報有客自達來麟之延至庭品甚端謹詢之即故盜也深拜謝而去

古來善治水者必自下流始蓋惟下流深闊水有所容蓄斯上流可疎通以貫注之若下流不治而徒從事上流則水行益迅激而無所歸其橫決也必甚茲按衛輝附郭汲邑地極窪下境內絕無溝渠惟恃衛河一道以爲宣洩而衛河又極淺隘每當伏秋霖潦西北太行諸

山坡水奔注輒有漫溢之虞故前人屢議改沁改丹入衛以濟漕運卒懼其不能容納而止雍正乙卯新鄉士民乃呈請開濬孟姜女河導其地白水坡關家庄等處二十餘里之積水直達郡城西小石橋入衛河水勢洶湧衛不能容潰決四出以致汲邑壞堤防圯城郭漂廬舍沒田禾屢告災荒頻煩賑卹汲之士民蒿目怵心遂具呈請詳勿復挑挖有疑之者起而發難曰新之請近于以隣爲壑汲之請同于過水病隣新固失之汲亦未爲得也知之者則曰否否不然詳審地之形勢衛輝郡所屬地西高東下汲卑于新新又卑于輝獲曩輝縣人

挖境上殘堤使山水注新新則控之獲嘉人請開段岩河使積水入新新則阻之皆以水無去路恐被淹沒之害為辭正乃獨決其邑之水併歸于汲且曰汲可容四圍無涯之水是新之人寔明于居下流而不明于居上流夫善治水者必自下流始假令衛河下流可開濬寬深則蓄廣流暢即疏上流以去積水雖霖潦漲發亦可無虞漫溢其誰不樂從而無如衛水經行之處道里阻長窮力殫財功卒難就濬縣境內復有一十八里山根石底斷不能疏鑿是下流之不可治彰彰可觀而徒以
上流無涯之水決之于汲汲其能獨受乎且猶幸獲嘉

因新鄉之阻而止耳使獲之人聞新鄉呈請開孟姜女河亦復呈請開段岩河同達于衛則但借徑于新而水不停于新新之人必無辭以阻凡西隣之水將盡歸于汲而更無去向汲之城郭田廬幾何不盪成巨浸今汲之人非不願下流深關使上流之害盡去惟知勢必不能故不得已為此請耳蓋孟姜女河開則水併于汲而害大不開則當霖潦漲發雖汲新不免各有淹沒然水分而害小汲之請特擇禍莫若輕之意也爰著其說以質新邑高明君子或當途者披覽垂察勿復興挑挖之役則水不至橫決而境內永無漂溺之患汲之人士當

感頌不朽矣

張騫封號載在漢史今于博望岡立祠是以地名混封號也秋澗辯之極是

潞簡王時珍寶庫失火及熄金銀等鎔為一因延善鑄鑪者倣古式鑄之得三百六十座用生牛革裹之埋地下取得土氣近古意也及遭亂南行不及取迄今竟無知其處者矣

潞琴馳名於世相傳有三百六十號俱散四方本邑絕無藏者亦是憾事彼時窰匠郭姓為製置琴磚約長五尺空中以助琴音名郭工磚迄今尚有之然率多破損完者甚寥寥

汲舊藝文志有李之椿忠俠堂記一首按記楚楊大洪先生就逮過衛病篤傲地養疴販舍皆不納郡邑大夫縉紳先生拒尤峻獨有高公光字者聞之急招先生館于其家為謹事醫藥慎調起居十日病得痊乃行之椿因名其所居之堂曰忠俠而為之記夫當明熹宗時魏忠賢勢橫甚欲甘心于諸正人凡與正人周旋者輒被禽戮甚至剝皮割舌所殺不可勝數海內皆屏息喪氣先生劾忠賢二十四大罪忠賢尤恨刺骨既矯旨削籍去復與汪文言獄將羅織殺先生闖黨許顯純自為獄

詞坐先生贓二萬遂逮入都至即下詔獄酷法拷訊體無完膚未幾于中夜斃之中書吳懷賢讀先生疏擊節稱歎忠賢聞亦斃之籍其家彼畏禍者偵聲扃戶察影削迹尚有餘恐固無足怪高公素未識先生乃獨挺身出招館之苟非尚德好義俠而進于道者何敢爾其人其室俱當大書深刻傳之不朽乃舊志人物及古蹟無隻字及之即斯記中亦但云公從楊徙輝襲官路藩窮而好義水邊數椽梁上一榻河北久知有高公而已未嘗詳誌其名行官爵所居何里舉以質邑人亦遺老既盡無知之者嗚呼方公之館先生也衆以為禍且不測而卒脫然事外及閹黨焰滅正士名揚人又謂高公之堂永當與殷比干墓岳忠武祠鼎峙河朔而竟湮沒不可考何其幸于一時屈于千古耶悲夫

城中望京樓居城北坎方形家謂為五鬼方不宜崇臺高榭且自拓城開東門後洩行山秀氣汲邑科名頓減說者謂撤望京料物移置東門外近地以紆去路則風水可以挽回大半然工費甚大不能不有待而行城南鎮衛門即土羅城而建亦是城之壯麗處但地屬離方嫌太迫若移置三里橋近地則離方開敞自然文明煥發但此費更鉅勞亦更多未易舉也

康熙三十年郡守胡公令民于城下築牆牆外植柳又
遍栽蓮于濠禁捕魚每當夏日綠絲垂岸紅粉浮波時
濠尚深西北更寬廣端午前後鬪龍舟于其中望之爛
若披錦且芬芳襲人號爲勝境後乃漸就廢弛至雍正
時城下無一柳僅東濠尚存荷花一區近則并此無之
矣今汲之人尙能復勤種植善加培養不特可追曩時
之盛爲利亦正溥也

舊傳明崇禎年有賊將三人潛入城夜謀作亂其一不
從相持未決因舁三大炮列昏黑中燃之發即自內攻
出以應外賊民竊聞之多恟恟老幼男婦爭奔竄墮跌
擠踏死者甚眾並有懼被辱自縊自刎者忽見有一赤
面長髯神將如世所塑關聖像持寶刀坐炮上賊數燃
不能發計因不成二賊遂爲一將所縛黎明戮于市衆
稱快咸詣武廟叩謝顯佑億萬生靈之德

明季卜總兵殉節事得之汲岸生秦靜遠口述靜遠祖
名傑曾任大同守備在衛目覩之居平時爲稱歎靜遠
幼熟聞故能詳其顛末今城南武廟猶有卜公所懸匾
及梁記題銜衛輝副總兵事固確鑿可信舊志乃遺之
明史亦未有傳讀谷霖蒼紀事本末鄭石廊豫變紀畧
其擊闖勦寇功歷歷可見至爲何許人並殉節衛城狀

竟無考詢墓處據土人及寶曇寺僧言聞故老至寺拈香輒往拜老僧哉時嘗致祭緣疊被水淹遂不可辨識又何都司夫婦死難知者頗多舊志因載其女牽連及之而未爲詳立專傳忠臣義士爲國捐生節旣炳于一時名當垂諸千古特以掾筆記載者咨訪未周類多湮滅不傳殊可悼惜茲據邑中士大夫所述爲補傳脫有好義之士于其葬處各樹碑碣以表識之俾忠烈遺踪永得顯暴則功豈淺鮮哉

郡守莊公廷偉嘗遇亢旱禱雨前一日設壇壝供龍神遣人往郊外覓活蜥蜴數條均分兩處盛以磁甕甕口覆以泥不令其出置壇兩旁又於十五以下童男中擇雷姓及辰巳生者各四五人使在壇伺候屆期焚香躬率僚屬虔禱命前所擇之童男頭戴柳圈手持柳棒環磁甕而擊之口誦咒曰蜥蜴蜥蜴甕中難活汝若欲出滂沱三日或遇飲食時仍令輪班相代不得間斷越一夕果甘露普降其法靈應至今民傳之

安元起幼習醫能精其術凡病一經診視輒能定吉凶淇邑侯高公夫人有孕令診視以卜男女元起應以有男有女高未信及臨盆果然乃嘆服後高公子任雲貴總督道經衛訪元起後厚遇之所著有傷寒痘疹等書

未發刻多散佚嘗言醫能分虛實寒熱便不大差若細
求於二十八字之中絲毫無訛率醫家欺人語豈是易
事觀其持論平近篤實可知於此道深矣向稱高若訥
醫道流傳河北元起或得其傳與

康熙十五年恩貢張世勳字柱標素仁厚正直樂勸人
以善夜就寢輒夢有冥神邀斷獄土人因呼為曹官詢
以禍福多奇驗嘗預言河南鄉榜第二名應李紹周已
而果然里人有母患胃痛醫治罔效拜扣之教以祀斗
神法遵行竟愈河北道公疑其惑眾將治之姑試質
以休咎對曰須俟夜半報命至三鼓入告曰頃神遊公

家見太夫人卒已三日以某衣殮訃在途匝月後幾日
方至後皆合乃深敬禮自謂歿後當為三皇廟東廊神
先塑像其地一日忽語家人曰吾當逝矣俄遂端坐而
歿至今里中猶傳其異云

汲有李道人本城西烈女祠旁民家子幼未讀書年十
八為道士出遊於外忽通道術康熙五十六年入都門
居白雲觀未久

上遽知之詔見便殿奏對移時時西路巴里坤方用兵遂
命往塞外

賜衣一襲恩禮甚優乘驛至軍前稱大人將軍富寧安親造

其帳與之謀畫他人不能與聞總鎮以下官謁之如王公禮邑人張化雨貿易塞上以同鄉往見匍匐帳前道士端坐不少答但口止其拜且與之坐左右已詫其優待所詢皆里閭事無一語及軍務距大營百餘里有一山洞冷氣逼人至三四里外即寒凜不能前富將軍訝之道人徑至洞口無寒色從者數十人亦俱如挾纊冷氣遂消化而目覩其事餘秘不得知逾一載

詔還

京仍住白雲觀乾隆初年邑人林孝廉捷晤予觀中猶如少壯時言皆真寔指點目前情事娓娓可聽語及前赴軍營輒笑而不答固叩之但云往事如夢何足道其

深自歛抑如此雖其術止傳山洞辟寒一事他無所見然幼出寒微中年驟膺

寵遇

晚復為道士處之恬然不稍自矜炫必有所以異于人者

乾隆四年霖雨數日城西門內張姓家缸中忽有一卵其壳軟大逾鷺卵游行水內畧無停息觀者如堵無敢動之者越三日復雷雨卵忽不見人皆疑為龍卵徐家堤侯某年近八旬病篤忽夢有人促之行至濬邑新鎮街一小廟旁磨豆腐某姓家其門低矮偏窄前促行者迫令入覺已身短小不盈尺如嬰兒狀入未幾又

出乃驚醒睜目視見子女環榻而泣乃知非夢竟死矣
次日遣長男往新鎮偵之果有其處昨產一男甫落草
旋不育閭里因傳其異後侯某至老年乃終

德勝橋西呂祖堂祀純陽真人萬曆二十年十二月二
十四日黎明風雪交作道人忽見二青衣入廟俄不見
遺一簡有詩曰唐朝進士醉中仙顛倒乾坤不記年今
日衛源聊寄跡隨風披拂落霞天後題回道人書墨跡
未乾筆端飛舞非塵世人可及衆因摹勒于石以誌靈
異今其碑尙存廟中至白雲閣亦有乩書未載

西關外孟姜女河旁舊有烈女祠塑像二無碑記木牌

論之士人亦不知其姓氏但據故老傳聞謂爲共姜避
姜誦視其像服飾樸陋與世子婦君夫人頗不肖且共
姜莊姜何以稱烈女疑汲邑別有雙烈因失于記載遂
至湮滅不傳觀此類不能不致慨于邑之文獻矣

元至元五年螟生牧野秋月鸛鶴自西北踰山來方六
七里間林木皆滿遂下啄蝗食且盡作陣飛去

至元二十年六月大雨河西鄉農家王氏甫夕黑霧四
塞窗戶間寒凜不可勝觀之有蒼龍蜿蜒在氣中起而
復踏者再時王氏女驚仆於地救乃甦問所見亦同少
頃霆震霧散失所在明日視其地鱗鬣印泥宛然

晉書束皙傳載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
或言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其紀年十三篇記夏以
來至周幽王爲犬戎所滅以事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
至安釐王二十年蓋魏國之史書大略與春秋皆多相
應其中經傳大異則云夏年多殷益于啟位啟殺之太
甲殺伊尹文丁殺季歷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
壽百歲幽王旣亡有共伯和者攝行天子事非二相共
和也其易經二篇與周易上下經同易繇陰陽卦二篇
與周易畧同繇辭則易卦下易經一篇似說卦而異公
孫段二篇公孫段與邵涉論易國語三篇言楚晉事名

三篇似禮記又似爾雅論語師春一篇書左傳諸卜筮
師春似是造書者姓名也瑣語十一篇諸國卜夢妖怪
相書也梁北藏一篇先敘魏之世數次言北藏金玉事
繳書二篇論弋射法生封一篇帝王所封大歷二篇鄒
子談天類也穆天子傳五篇言周穆王游行四海見帝
臺西王母圖詩一篇畫贊之屬也又雜書十九篇周食
田法周書論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大凡七十五
篇七篇簡書折壞不識名題冢中又得銅劍一枚長二
尺五寸漆書皆科斗字初發冢者燒策照取寶物及官
收之多燼簡斷札文旣殘缺不復詮次武帝以其書付

秘書校綴次第尋考指歸以今文寫之皆在著作觀竹
書隨疑分釋皆有義證今紀年等書世多有凡怪誕不
經語類經先儒指駁元王學七惲亦有詩辨之載古蹟
邑有神禹响嘯碑向在潞府關帝廟內今移西關外三
聖庵前乾隆四年糧道黃公叔璣刻記于其下云不知
何代物或謂前明潞藩用以厭勝萬歷十五年沁流奪
衛衝決蓮花池木藥店各隘口汲縣衛巷皆舟正值潞
藩之國之初此碑之立理或有之其說頗近似然按明
史潞藩之國在萬歷十七年十五年不應先有立碑事
且原碑在湖南衡州府衡山响嘯峰上廣輿記禹祭衛

